



韓非子卷之八
韓非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一事外傳云
蘇伯孟許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云太原孟
也蘇伯晉卿孟其金邑以配孟而稱之猶言
之比矣說疑云楚申晉申晉孟作孫申孫申
王之臣極言文王始黃狗宛路德丹姬事而
下文所謂文王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
春秋注曰蘇太蘇官名申又說疑楚蘇作保
古今人

韓非子識誤跋

淺草文庫

韓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二事外儲說左下兩云孟
獻伯孟皆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云太原孟縣者是
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謚而稱之猶言隨武子
之比矣說疑云楚申胥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
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矰丹姬事而變更之
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
誘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
同葆保同字也時已刊成補識於後己卯孟陬廣所
又書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
藏古書精輒而宋乾道刻本韓
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
為吾省布政使察賑鳳穎嘉昌後
進禮謁於滄次求借是書先生辭
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

先生智濬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
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
年丁丑五月携至江寧孫州如前軍
總憲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
洲如已歸道山之痛也是本為明趙
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
蒙元和顧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
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兩挾摛標舉具
道此輒之所以善宗縣誠至寶得
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
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
昔嘉為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白呂 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崇還鼎聽

入私集且與鼎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

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鼎老且病然尚思

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鷄披

隼翼共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

己巳巳肫舊史氏吳鼎序



楚欲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

蟻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蛸徐廣義一作蟻韓非作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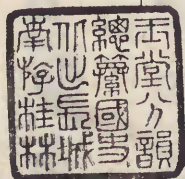
於干象然宗繫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

注楚有干象深寧史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盜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



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女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内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内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江寧劉文奎子觀宸鑄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
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
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
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
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
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
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
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
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
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
一戰不尅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齊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
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
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
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
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
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
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
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
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
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
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

秦故非諷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

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東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

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

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

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

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

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

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

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

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

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

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

之強弃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

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

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

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

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

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

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

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

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

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
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
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
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
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
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
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久秦特出銳
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
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

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

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

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

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

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

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

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

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

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則以召士則

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

明趙之所以其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

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我舉二

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用也

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

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

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

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

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

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怏然怏妨心腹虛也而

待韓韓終為妨怏音艾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

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

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

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

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

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

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

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

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

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

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

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

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替蝨

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

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柰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女媧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叢叢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

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閔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轉次而備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引分脰喋裂也尹子穿於棘投之於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拆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

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

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

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

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

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

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源得其始其源亦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

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
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
琢以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
稱之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故
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
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
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羣臣守職百官
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謬乎莫得
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
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勅其材君因而
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君雖不賢為不智而為上
智者正為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
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函掩
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
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
固則人意不謹其閑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
望絕也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
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閑
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
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
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
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

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
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
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
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
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
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兩百姓利其澤其行
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
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
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
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七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

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

薊為國龍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

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

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

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

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

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兵魏之威行

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

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

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

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

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

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

偽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

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

以輕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此若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

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

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

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

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

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

良伏矣臣傷其類故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

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

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比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

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

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

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

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

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

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

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

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順上

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

言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

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鎔鄒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無私賢哲之臣無私

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

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

立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

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

如此之臣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

謂不可謂仁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

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

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女姦雄此

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

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母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

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力不給言當用法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

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先王以三者

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

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

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

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

勢使然也已穆則上之任用之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夫人臣

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漸如地形之見耕使人主失端

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先王立司南

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

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動無非法法所以

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

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

共臣同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制共則法不信則君行危

矣法不信則後不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

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上智捷舉中事必以

先王之法為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故繩直而枉木斲

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前高權衡縣而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

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法

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

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

齊非絀其健羨齊其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

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法審

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

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二柄

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

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

矣故世之女奴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

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女奴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

賞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

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

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

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

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

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

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

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

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

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

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

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

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

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

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

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

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

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

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

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

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

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

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

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

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相公妬外而好內故

豎刁自官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

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故君子見

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人主欲

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

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

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

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

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

矣故曰去好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推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小命書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小命也夫香美脆味

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

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遇度則捐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泰甚去泰身乃

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居聖

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守臣之陰以見君子之陽陰陽接則

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後同聲相應

而當之無所遮擁也君但開門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俱令

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

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

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

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

易飾其能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用一道以名為首常行古今莫

自命令事自定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

皆事也上不見事故曰以名為首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因

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

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任上者從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

也循事以求名而以其名舉之則刑名審矣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

而用則其名可知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為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

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事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

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

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

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虛以

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

皆同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

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引大而無形德者敷理而普

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

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

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同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

不同於萬物於萬物德不同陰陽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能

知其繩知其不同於出入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於燥濕君子不同

羣於臣故能制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

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言下當陳其名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

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聽言

之道溶若甚醉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昏

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昏乎愈昏昏乎昏齒可以發言語也

始吾愈昏昏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

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

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五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

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

遂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共

為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

賞以刑者刑謂視庭也八尺曰咫尺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

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

不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主上

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其事不當

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

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謂外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

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

猾民愈眾姦邪滿側亦

惑者亦

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

非子二

亦

大惑故姦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

更令臣逼此倒置之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勢聚馬故失

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難以為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君可測

知如臣能為虎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

陰謀主不蚤止狗益無已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

已時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為主而

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

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狗信虎化為人

復反其真謂君君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

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

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假

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

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

一日有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下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以

試上故上必當操度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

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有

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

將凌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

貴富備必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

將代君也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

其危殆必速置之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

欲求出圍但身厚者虧之薄者靡之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

之道靡非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母弛

而弓一棲兩雄刑法罰不當立人官也一棲兩雄其鬪嘖嘖

爭鬪豺狼在牢其羊不斂豺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

貌豺狼在牢其羊不斂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爭出

命服役者不知誰夫唱婦隨者禮之正從故事無功也也今夫妻爭持其政

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踈木喻臣也披為

木枝者喻數削點臣之威勢也木枝扶踈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私門將實公

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木

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

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

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公子既眾宗

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眾宗

室憂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

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母使水清

淵者水之傳積水清驗金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

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女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

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得嬖

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

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為人

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

使之感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

者謂侏優能啁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

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

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

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

在旁主女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三曰父兄

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畢公

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

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心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羨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故言談論議希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

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女姦之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其於德

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

私其德防五女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

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女姦之流行其勇力之士

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邑關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鬪不使羣

臣行私財防七女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

不法則距之防八女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

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

手如此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

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

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

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

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

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

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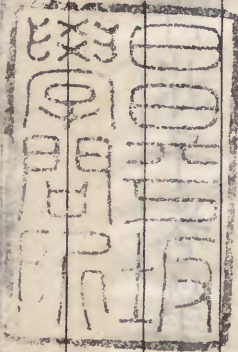
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

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

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

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

也墮毀也或本為墮也



臣等謹啟

韓非子卷第二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nuscript format, likely co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from the second volume of Han Feizi.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regular script and is organized into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韓非子卷第二

